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八節

您道，蔣伯芳怎麼來由呢？皆因勝三爺與六龍前來探山，嚶嚶仙師划策，眾人前來打接應。勝三爺與六龍進開工夫不大，十二道鋼鐵閘就落下來了，大眾甚為驚惶。忽然聽山中人聲吶喊，亮出七星營，鏢行人將船聚在一處，不能進山解救。石門已填死了，老王靈亦沒咒念啦。老劍客夏侯商元說道：「有不怕死的隨我來！」楊六爺說：「我去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也去。」蔣五爺說：「我也去。」此時，蔣五爺的馬與棍，早有人由杭州取來了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就憑我這條棍，打得他們落花流水。就怕咱們進不去山，我是見水就眼暈。」楊六爺說道：「我能爬山。」四位遂坐小船往南而來。開口前面的吶喊聲音，為的要虛張聲勢。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看見鵝頭峰一帶短石牆，牆上並無噴卒。楊六爺仍用七星釘，爬上山去，石頭城牆一丈多高，仍是用飛抓抓住石牆。楊六爺這回可留上神啦，因為上回被人抓住過。抓上了石牆，由上面係下彈繩，底下的人揪著繩子上山。四位過了石牆，走進樹林子，正往前走，忽由樹上跳下一人，四位一怔，蔣五爺拿棍要打。此人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，來者何人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飛天玉虎蔣伯芳。你是何人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某家二少寨主白俊是也。你們四位從此往西北繞，走鵝頭峰。到了七星營附近，有穿藍衣裳的，大襟上有白牌子，那是傳信的嘍卒，可以隨便穿營。你們見著他們把他們衣服脫下，穿在你們身上。白牌掛在大襟上，便無人阻攔。七星營中營是我父親，北面三座營是我韓家弟兄。南面三座營是我盟叔曹家父子，由鵝頭峰繞至七星營後，靠著東面十三層圍子走過去，再路過曹家的父子營後，盡北頭就是閘裡面的嘍卒。每道閘上三十名嘍卒，兩頭每道閘上是一百名嘍卒，十二道閘上共合是五百名嘍卒。由當中往西打，可以直打到勝老者被困的所在，然後再合在一處。再從閘上由西往東攻打，便可救出裡面的人。可有一宗，眾位千萬少傷我九龍山的嘍卒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不勞囑咐。」白俊說畢，搖身一晃，蹤跡不見。

原來這一帶山最矮，白二少寨主帶領一百餘名嘍卒把守此山，因為這地方最要緊。白俊來到這裡，聞聽裡面亮了七星營，遂把那一百多名嘍卒及寨主，都打發到別處去了。白俊自己在這裡，就知道鏢行准有人由這裡上山，故此遇見蔣五爺，白俊告訴完了而去。

賈七爺說道：「誰去擒報事的嘍卒，摘白牌子扒脫衣服？」老劍客說：「我去。你們在此略等片時。」語畢，老劍客直奔西北而去，果然看見穿藍衣裳的嘍卒，大襟上掛著白牌子，老劍客直奔嘍卒而去。來到嘍卒跟前，一把揪住說道：「你要一嘍，我就要了你的命。」老劍客是筋骨如鐵，平常的嘍卒，被他一抓就暈啦，哪裡還顧得嘍呢？嘍卒實實被老劍客夾在腋下，約有喝一碗熱茶的時候，老劍客把此嘍卒夾到賈七爺三位面前，賈七爺一看這個嘍卒有二十多歲，白臉膛兒。嘍卒跪下就央求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我決不傷你，借你點東西，把你這身衣服脫下來。」將嘍卒捆在樹上堵了口，這身衣服別位穿著都大。賈七爺與老劍客及楊六爺三位都是矮子，惟有蔣五爺穿正合適。蔣五爺把這身衣服穿在身上，老劍客說道：「你把鞋襪子換了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黑夜之間，誰看得那麼真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別逞能，趁早將鞋襪換了。」蔣五爺無法，只得把鞋襪也換了。

蔣五爺說道：「此鞋稍微緊點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緊更利便，蔣五爺把牌子可帶好了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帶好啦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老五你可別把腳力放足了，報事的嘍卒沒有那麼快的腿，別叫人家看破了。你要切記，貼著東面白老寨主的後營走。」

蔣五爺答應一聲，遂奔北方韓家的營寨走去。走到韓家的營寨，韓秀早已望見，打發嘍卒，看看是什麼人？嘍卒看罷，遂稟報是傳信的白牌嘍卒，奔老寨主的營寨去了。韓秀不疑，皆因為九龍山老寨主有令，各營各守己地，不准亂動，亂動者斬。故此誰也不敢離開己地。蔣五爺由白玉祥的營寨東面，十三層圍子手的西邊過去，就是老二虎頭曹家父子的營寨。白玉祥方才也見有人過去，其行甚快，問嘍卒道：「是傳言嘍卒過去嗎？」

嘍卒說道：「是報信的嘍卒，奔曹二老寨主的營寨去了。」蔣五爺到了十二道閘，進了閘口，冷不防舉起亮銀盤龍棍往西便打，一棍就是五六個，打得嘍卒紛紛亂躡，蔣五爺本打算不傷人，無奈猶如箭在弦上，不發不行了。不打開眾人焉能救得出勝三爺？蔣五爺由十二道鋼鐵閘，直打到西山坡，打亂十三層圍子手，拿棍站在山坡之上，口中喊道：「勝三哥在哪裡？小弟蔣伯芳在此。」勝三爺聞聽，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，順著竹城直奔坡，老少十一位上了九龍山，孟金龍、鐵飛龍在蔣五爺身後，往東面而來。

此時早有傳信的嘍卒，報告老二虎頭曹世彪，有蔣伯芳同十數人殺上山來。曹世彪說道：「再探。」報信的嘍卒走後，老二虎頭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蔣伯芳，蔣伯圓也不成，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。他還過得去老夫我的營寨嗎？」老二虎頭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又來了報事的嘍卒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蔣伯芳已奔營寨來了。」老二虎頭說道：「真會飛嗎？待老夫捉他。」語畢，抄起那對播鼓點金錘，帶領著五百飛虎軍與兩家寨主，正往西北走著，由東面過來一人，其行如飛，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來人休往前進，老朽在此。」老二虎頭掄錘就砸，老劍客一面動手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老五，你保護你勝三哥往東去，有我在此抵擋。」曹世彪聞聽，吩咐手下的寨主：「別叫鏢行的人走了，擋住他們的去路！」這兩家寨主，本是曹世彪得意的徒弟，俱都是手使長傢伙，一個手使亮金槍在前，一個使鑲鐵戟在後，一齊迎著蔣五爺而來。

頭前提亮金槍的說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提起我的姓名，嚇破了你的苦膽，我乃飛天玉虎蔣伯芳。」賊人聞聽一怔，提槍分心便刺。蔣五爺拿著盤龍棍往外就崩，將賊人的槍崩出去三丈多遠，再一棍奔腦袋打去，打得賊人腦髓皆流。

可憐金槍將徐勇，只一個照面，命喪戰場。第二個寨主拿鑲鐵戟，對著蔣五爺便挑，五爺閃身說道：「來者何人，通名受死？」蔣五爺見這敵人的戰桿粗如胳膊一般，比蔣五爺的棍粗著一半兒，蔣五爺故此急問他的姓名。此人答道：「我乃旱八寨的寨主鐵戟將賈生是也。」語畢，又一抖戟桿奔五爺面門刺來，五爺不敢直接，用棍斜著摸賊人的傢伙，恐怕不敵賊人的氣力。五爺閃身，容賊人的戟紮空，偏掃著用棍一找賊人的鑲鐵戟，就聽叭的一聲，賊人的戟彎了。蔣五爺一笑，一棍奔賊人的頭上打來，就聽叭啦一聲，腦漿進裂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嚇了我一跳，錯非是蔣五叔，要是別人，還叫這小子給嚇跑了呢，原來這條戟是肉餡的。」此時老劍客絆住了曹世彪，蔣五爺在前，十龍一老在後，往東南而去，所有曹營的嘍卒寨主，一聞蔣五爺之名，不戰而退，膽戰心驚。蔣五爺來到東山坡十三層圍子手切近，厲聲喊道：「吾乃飛天玉虎蔣伯芳是也，眾位與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擋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！」勝三爺在後面叫道：「兄弟，棍下留情！九龍山的嘍卒都是有家眷的好人。」羅爺在後面聞聽勝三爺之言，真是仁人之言。在此危急之時，仍存慈愛之念，無怪乎婦孺都知勝三爺之善也。蔣五爺在前，眾人在後，闖過了東面十三層圍子手，來到東山坡。

羅文叫道：「五義士大概不會水吧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見水眼暈。」羅爺說道：「我先下去。您將棍先擲下來，然後您再跳入水中，自有我接著您。」羅爺語畢，雙手護襠先跳下水去了。蔣五爺把棍照定羅文擲去，羅文閃身接住盤龍棍。蔣五爺也雙手護襠躍入水中，鼻子一發辣喝了兩口水，羅爺伸手揪住蔣五爺，蔣五爺揪著羅爺的胳膊，由水面逃走。此時孟金龍等也都跳下，惟有勝三爺不走。老劍客棄了曹世彪，趕奔勝爺而來，老劍客說：「勝三弟你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曹老二隨後追來了，我戰他一場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為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你太不知足了。蔣老五打死九龍山上的人，不計其數，黃金印也到得手中，咱們不但沒傷人，僅添了人啦。走時比來時還多了兩位呢！你真不知足？你看水中的船都到了。」勝三爺往水中一看，老劍客一把將勝爺推下山坡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三別忘了護襠。」勝三爺舉手護住了襠，落於水內。此時曹世彪已然趕到，老劍客說道：「曹老二你別追啦，黃金印已到手，就剩了破九龍山啦。你摸摸你的腦袋。」

曹世彪趕到跟前時，老劍客已跳入水中，曹世彪只氣得哇呀怪叫。老劍客由水面趕上眾人，楊六爺與賈七爺已在小船上迎接下

來了。

楊六爺與賈七爺站在高阜處，望見蔣五爺大功已成，老哥倆遂由原路而歸，臨下山之時，賈七爺將被擒傳信的嘍卒由樹上解下來。老劍客見了楊六爺、賈七爺，說道：「你們倆這回太安靜了。老五將九龍山的嘍卒打死不計其數，雖取回黃金印，但是此次傷人太多，心實不安。」老劍客與楊六爺、賈七爺說話的工夫，龔啞仙師迎接勝三爺與十龍的船俱都趕到。勝三爺又與童華龍、於藍二人向羅爺介紹。童華龍問道：「羅爺，您臨上山時，由身上解下來的魚分水一般，那是何物呢？」羅爺一看童華龍這份精神，非常愛惜。眾人棄舟登岸奔菊花村，進了王宅。

勝三爺取出前次所盜的印匣，將黃金印裝入印匣，在王宅書房之中供奉。跟著又把酒席擺好，眾人都與三俠道喜，遂猜拳行令，直飲到午時已過。正在暢飲之際，龔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我攔你們眾位的高興，這不是喝酒的日子，不可樂而忘憂。你們大眾只顧一時歡樂，九龍山這次死了多少人，白寨主乃奇才異能之人，他要帶隊下九龍山，這菊花村彈丸之地，何異泰山壓卵？菊花村之民恐不能生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有何良策？請就此言來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別無良策，咱們要是走，就給菊花村百姓惹下禍啦！再說也沒有走的道理，事情尚且未完，印有啦，正凶尚未捉獲，豈能完案？最好咱派人沿路埋伏，每人相隔二十來丈遠，由菊花村直至江沿，見九龍山有什麼動作時，互相傳遞信息，咱們好帶領全村民人，一方面逃走，一方面去抵敵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之言是也。」於是撤去殘席，派人沿路埋伏傳達消息。菊花村之事暫且不表。

單提九龍山上，白玉祥聞報鏢行之人俱已脫逃，九龍山死亡甚多，遂將曹世彪叫到中營，問曹爺捉住鏢行多少人？曹老二兩手一拍說道：「一個也沒擒著。」白玉祥又傳五百飛虎軍的寨主問道：「弓箭弩箭發了多少？」飛虎軍的寨主說道：「曹老寨主追敵，我們在曹老寨主後面，因此未敢放箭。我們若放箭，曹老寨主必然受傷，況且鏢行只有十數人，闖進我們營寨的時候，曹老寨主便跑在飛虎軍前面去了。」白玉祥聞聽，拍案叫道：「二弟，你要不是我的盟弟，我非治你的罪不可！你可害了我的嘍卒了。」正在此時曹家的營中前來報告：「共死傷嘍卒三百餘名，早八寨的寨主二名。」白玉祥聞聽拍案大叫，伸手往菊花村一指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勝英，若不將菊花村踏成齏粉，我非白玉祥也！」語畢，傳令調全山嘍卒十分之六，飛虎舟、飛豹舟、飛龍舟，共是三百隻。殺奔菊花村。不問老少男女，見著就殺，雞犬也不留，然後放火焚村。韓秀守住九龍山，不許擅離。韓秀聞聽老寨主之言，遂叫道：「恩師不可，門生有言奉告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你有何言？快快講來。」韓秀說道：「鏢行十餘人，就打出了九龍山。九龍山如此險固，鏢行的人出入猶如平地一般，徒兒莫明其妙。再者，焉知鏢行不施詭計？倘我兵出發時，鏢局反入九龍山，徒兒人單勢薄，九龍山數百餘里，鏢行的人若放起火來，何以當之？再說菊花村的百姓何辜？我兵到時必至掃平菊花村，鏢行人在山中都被擒住，在菊花村更不能矣。望恩師勿失素常愛護鄉民之志！」

白老寨主聽至此處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真是邪不侵正也。」當時止住號令，並不追趕，菊花村才得安然無事。白玉祥雖未追趕，道爺料事並非不中。單說菊花村中並不見賊人來，勝三爺心中稍安。遂問：「何人可以送印？先將黃金印送回院衙，以安忠臣之心。」勝三爺連問五七次，無人答言。龔啞仙師遂說道：「這樣重任，誰也不擔，貧道我指派一人前往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何人可去？」道爺說道：「舍伯芳之外別無他人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願往。但是院衙中，小弟並無相識之人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貧道早料到九龍山必有別的動作，不想菊花村安然無事，院衙中貧道早派一人保護大人去了。你們看看咱們的人短哪位？」銀龍一笑說道：「諸葛大爺，我知道，咱們由九龍山回來之時，侯華璧未進村，由打半路上便去江寧府了。」

道爺一笑說道：「老五你還愁沒有熟人嗎？」勝三爺由囊中取出黃金印交與五爺，口中說道：「千斤擔子都在你一人身上，此去江寧府有百里之遙，沿路無論遇見何事，切不可開口。」

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遵命。」語畢，接過黃金印，用包袱包好，繫在腰間，抄起亮銀盤龍棍就要起身。道爺說道：「蔣五爺的傢伙，還沒帶全呢！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傢伙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你二次又與恩師學了六顆鏢，為何不將鏢囊帶在身上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有何用？吾拳起處風雲吼，腳到處神鬼驚。」道爺說道：「老五你現在是黑人，你知道嗎？杭州府你搶白龍駒，棍打焦公子，引起杭州擂台，如今官司還未結案呢。你三哥是事都完了，惟你這場官司不定怎麼樣呢？今天叫你送印，一來你的武學好，叫我們放心，二來留作你將來輸官司的時候，求忠良將功折罪，你好得自由。你到那裡少說話，多磕頭，忠良爺問則答之，不問不可多說。」蔣五爺點頭。道爺又說道：「你到那裡就不用回來了，你幫助侯華璧保護大人。」

我們這兒如有用你之時，必會去人喚你。如無我們這兒的信，不准你回菊花村。」蔣五爺連聲答應，又帶了兩身衣服，打了一個小包袱，用棍挑著包袱出了王宅。勝三爺、弼昆和尚、諸葛道爺三人相送。出了菊花村三里餘地，臨別時，道爺又囑咐道：「老五你出恭、喝水都要留神。」蔣五爺連連答應。弟兄們分手，老哥兒三位這才回歸菊花村，暫且不表。

一路之上，施展夜行術的功夫，一百餘里之遙，由午後起身，至太陽平西之時，蔣五爺已到江寧府西門外。就覺著口乾舌燥，進了一家茶館，坐下吃茶，心中想著印，手摸著印。正在喝茶的時候，忽見有官兵前來，百姓們避道。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，就見喝茶的人交頭接耳，俱都秘談。蔣五爺對著的是一位出家人，蔣五爺湊到和尚面前低聲問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官兵這是往哪裡？」和尚說道：「這是往院衙去的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為何方才買賣家都上門呢？」和尚說道：「出家人按說不談國事，皆因為這回的事情，出家人看著生氣，院衙之中出了行刺的啦，這兩個行刺的，一個是和尚，一個是老道，你說多令人可恨？賊僧賊道，與官人打天剛一黑就動手，直打到掌燈，現在還打著呢！這些官兵是擒賊僧賊道去的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可知這兩個出家人是哪廟的嗎？」僧人答道：「老道叫諸葛山真，和尚叫紅蓮羅漢什麼昆？這個和尚之名，我記不詳細了。誰不知道，這兩個出家人給忠良爺送印來啦？都轟動啦，原來是行刺，並不是真送印。」蔣五爺聽到這裡，一把揪住僧人說道：「你是滿嘴胡說！」這個僧人說道：「你別著急，我說的不對，你不會去問別人麼？」蔣五爺自知失禮，當時賠禮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別怪我。我是一時情急，紅蓮羅漢羅漢，諸葛山真，那是有道的僧人，不作不法之事。所以在下冒犯了老當家的，老當家的多要原諒。」和尚口頌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出家人酒色財氣都拋盡了，不計較壯士。」蔣五爺與和尚賠完了禮，給了茶錢，出了茶館，尾於官兵之後，也奔府衙門而來。只見各處的官人，圍繞著院衙門，吶喊拿賊：「別叫他跑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眾位閃閃，我送印來了。」眾官人聞聽，口中說道：「剛才也是送印的，到裡面實行他那行刺的工作了，別叫他進去，拿住他！」蔣五爺真急了，從眾人頭上縱將過去，進了院衙門。一看東北角上聲音喊成一片，有人圍繞著賊人動手。蔣五爺從上廂房觀看。千里獨行俠侯華璧，血染半邊身軀。又一少婦絹帕繡頭，汗巾束腰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手使一把單刀，一位四十多歲的大漢，手使金背樸刀，圍住僧道動手，和尚、老道都在六七十歲。五爺認識：和尚正是法蘭，老道正是八寶真人李士寬。侯華璧此時身帶重傷，少婦金蓮窄小，身形亂晃。大漢直喘，年青的汗珠直流，男女四人堪堪不能抵敵。一看欽差大人在廊簷下端坐著觀戰，蔣五爺在房上一聲吶喊：「忠良大人不要擔驚，小民蔣伯芳來也。和尚並非是弼昆長老，巷道亦非諸葛山真，僧道乃是冒名元凶，小民拿住僧道再見大人。」蔣五爺語畢，縱下房來，打開雪青紗，亮出亮銀盤龍棍。列位，蔣五爺到此，乃是第三次救駕。

您道刺客是怎麼來的呢？皆因九龍山白老寨主欲想攻打菊花村，被韓秀阻住。只聞山中哭聲震山，九龍山的嘍卒十之八九都有家眷，妻哭夫，子哭父，父哭子，白老寨主異常傷感。

韓秀多方解勸說道：「老寨主您辛苦一夜啦，再這樣悲傷，豈不損耗精神？」老寨主怒氣稍息。韓秀吩咐擺酒，酒至三杯，老寨主說道：「眾位，九龍山遭此慘事，乃白某失信於勝英，將印掛在隱逸樓。都是你李士寬、法蘭二位出家人用假印換真印引起。你們將真印倒是交與我呀！不應將寶印交與林士佩，林士佩也太狠毒，將寶印擲在萬丈海泉，害多少人？天不絕他人，勝英手下有高明人，將寶印從海泉撈出。他們傷了吾九龍山三百餘人，害得骨肉分離，這都是你們二位師父所為。」老道與和尚二人羞得面上變顏變色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吾二人就此出九龍山將印盜回，如不能盜印，必把比印大的東西盜來，如果盜來，老寨主可能收

留？」白爺說道：「我破出一身副，敢把皇帝打，你們二位取來聖上人頭，我也敢接受。」和尚與老道這才告辭起身。和尚與老道坐著小船商議，和尚說道：「這次盜印決不容易，他們得回寶印必然賀喜。不能實時送印，咱們倆你冒充老道諸葛山真，我冒充紅蓮羅漢弼昆，奔江寧府偽稱送印，賊官必然迎接，出其不意殺了賊官。將人頭送回九龍山，白玉祥收與不收，沒有問題，事後必然捉拿諸葛山真與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將他二人千刀萬剮，豈不是報仇雪恨？」老道點頭稱善。僧、道二人到了江岸下船，奔江寧府，來到西門外上了一家酒樓，天也就在太陽平西的時候，和尚老道喝著酒商議。等到掌燈之時，再奔院衙行刺。

列位，憑和尚、老道的本事，要去行刺，那真得說手到擒來。二人吃完了酒飯，先進了城找一片清雅的所在，老道把六顆短劍背在背後，披上道服，和尚用一件衣服疊好了，用包袱包上，假充印匣。二人收拾齊整，打聽明白道路，夠奔院衙門而來。到了院衙門，值日的問二位出家人何事？老道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出家人不宣言姓名，我叫諸葛山真，後面我師弟，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在千佛山真武頂出家，我們哥倆奉勝施主之命，前來送印，望求差官老爺回稟一聲。」值日的也有個耳聞，當時將和尚老道讓進了差官房。差官說道：「您將印獻出來吧。」

和尚說道：「勝施主有話，非見忠良大人不能獻寶印。」此時早有人到裡邊給侯爺報信，大人吩咐有請，在書房接見。和尚老道聞聽，提起小包袱往裡就走。差官說道：「您將印匣露出來。」和尚老道並不答言，仍然往裡而走。眾人以為出家人是高人，也不好伸手阻攔，只好在後跟隨。進了東院角門，侯華璧正迎出來，口中喊道：「老道不是諸葛山真，和尚也不是弼昆！」僧、道聞聽，用大鑿，打開了小包裏，亮出傢伙，和尚手使梅花奪，老道手使雙劍。侯爺用大鑿，亮九節練子槍，與僧、道動手。侯爺的武學，連老道都抵不住，哪能力戰兩人呢？

侯爺惟有盡力迎敵。早有差人到後院書房：「報告大人，請忠良迴避。」大人說道：「我命由天，避者何為？」工夫不大，又有當差的請大人迴避，並說：「侯義士敗下來了，退到書房外院了。」大人說道：「我為國為民，豈畏死乎？」並不躲避。

又有當差的，到院衙附近各千把游都守處送信，此時官人已齊隊進發院衙門幫助侯爺動手。和尚與老道見官人圍上來了，閃砍劈刺立刻傷了四名官人。侯爺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後退吧，和尚、老道乃是飛賊，你們老爺們不能。趕緊保護大人要緊！」

此時忠良爺由書房中出來，叫差人搬了一把椅子，坐在廊簷下，觀看侯爺與賊人動手。侯爺正在急難之間，就聽西房上有一人吶喊：「眾位老爺莫要驚慌，大人虎駕萬安！小民保鏢攜眷由此經過，民子乃是九江府鎮九江屠案三十六門的大弟子，金刀無敵將趙秉臣，前來捉拿凶僧惡道。拿住僧道，再參拜大人的虎駕。」又喊道：「家裡的（家裡的即指他妻），盟弟，快來吧！」有一少婦由東房上縱下來，又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也由房上縱下來。趙炳臣的妻子心中暗想，你太沒羞了，又上院衙嚇人來啦？一舉柳葉刀奔和尚而來。年青的也持刀縱人圈子內，三人圍戰和尚。侯爺一人戰老道，老道一個敗式，往東南而逃。

侯爺打算露個全臉，用練子槍纏倒賊道，隨後便趕，哪知上了老道的當啦！練子槍剛伸出去，老道一翻身，早將右手劍交於左手，取背後的飛劍，照定侯爺胸口劈來，飛劍傷人是百發百中，侯爺一閃身，劈在胳膊之上，當時血就流出來。趙爺也氣力不敵，婦人身形亂晃，就仗著小孩這口刀抵擋凶僧。正在危急之時，就聽房上一聲喊嚷：「好大膽的凶僧惡道！竟敢冒名謀害忠良？小民蔣伯芳來也！先殺賊人後獻印。」語畢，亮棍縱下房來。趙炳臣叫道：「五叔你快來吧，這個小媳婦是你姪媳婦。」但有一件，蔣五爺不能男女混雜著拿惡道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去拿惡道，我先捉和尚。」眾人棄了和尚，俱都奔老道，蔣五爺獨戰法蘭僧。舉棍照定和尚便打。和尚亮銀梅花奪接架相還，二人俱各施展平生所學，仇殺惡戰。蔣五爺亮銀棍是達摩傳八棍，舉火燒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身還，盤龍棍珍珠點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體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法蘭僧學業也真高，蔣五爺六十四棍沒贏了和尚。蔣五爺一飄棍，改換門路，用的是行者棒的招數，三百八十四棍。銀蛇亂躡玉蟒翻身，真把棍使活啦。此時大人用手分開了當差的說道：「你們別擋著我啦，本督院看看。」你道忠良爺雖是文官，一看蔣五爺的武功神妙，和尚斗轉身還，躡高縱矮，蔣五爺仍不能勝和尚。大人看到此處，痰嗽一聲說道：「蔣義士，和尚是飛賊，活的不好拿，死的亦可。」五爺聞聽，心中暗想，大人若早說這句話就不行啦，大人這一句話助起五爺之興，和尚一走神，梅花奪被棍磕飛兩丈有餘，五爺用的力太猛啦，把和尚的虎口震破了！和尚轉身形剛要走，五爺裏手一棍，就聽叭一聲，真是出家人，養得精矍足，腦子濺出兩三丈遠去，倒在塵埃。可惜出家之人，年已古稀，只為一念之差，初時誤聽野雞溜子王七的蠱惑，前去鎮播，自己的金鍾罩也破了，若不是恩師還許死於非命。白蓮寺之後就當洗心向善，改過自新，哪知他執迷不悟，又聽惡道李士寬之言，投到九龍山。他換掉真正的黃金印，暗交林士佩，又來刺殺大人，迷途不返，所以有今日之下場也。

蔣五爺打了和尚，口中叫道：「你等後退，待我活捉惡道！」眾人俱都跳出圈外，蔣五爺與老道動手，仍用行者棒的招數，老道此時又是著急，又聽院衙外殺聲震耳，只急得熱汗直流。惡道左手劍被蔣五爺用棍磕飛，八寶真人變成了六寶真人啦！短劍劈了侯老美一口，長劍被五爺磕飛一口，老道見五爺勇猛異常，不敢戀戰，扎著苦又戰了兩個回合，老道虛點一招，遂奔東房。老道縱上房去，斜著身軀站在房簷上，注視蔣五爺不走。蔣五爺心中暗想，臨來道爺囑咐我事要三思，我若是一性急，當時跟著他往房上縱，這一下必得劈上我，我又沒有金鍾罩，豈不受他暗算嗎？思想至此，假意要縱的架式，一下腰註鏢一隻鏢來，由右胳膊下面向上打去，正中在老道的臀部，這鏢打在肉厚的地方。老道一聲「無量佛」，還沒念完，拔下鏢來擲於地上，躡房越脊就跑了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大家別動，我拿惡道！」蔣五爺縱上房去追到後院，高聲吶喊道：「行刺的惡道，你往哪裡跑？」老道揭房上的瓦打官兵。官兵一亂，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們不用攔他啦！別被他傷了你們。」老道由院牆縱出。蔣五爺隨後追將下來。惡道走得非常之快。蔣五爺追到西北角，離城相近，前面黑壓壓一片葦塘。老道紮進葦塘，蔣五爺用棍分著葦子追。前面白汪汪一片大水，老道冷笑一笑，縱入水內。蔣五爺眼看著老道由水中逃走，心中暗想，不該我露全臉，我若不帶著黃金寶印，我不會水也要試多深。蔣五爺仍回院衙，叫馬步隊速圍西北角葦塘，馬步隊再到西北角圍葦塘時，老道已越過城牆去了。蔣五爺仍躡房越脊回歸院衙門，站在東廂房上往下觀看，趙炳臣累得喘喘呢，趙炳臣的妻子與盟弟俱都圍繞著忠良爺。有官人給侯爺敷刀傷藥。蔣五爺看罷，由東廂房縱下，由腰間取出黃金印，跪在大人面前，雙手舉著，說道：「大人，小民罪該萬死！老道由葦塘遁走，塘中有水，小民身帶寶印，不敢入水追賊。」大人一笑說道：「蔣義士何罪之有？蔣義士有救本院之功，本院必奏聞聖上，保奏蔣義士居官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小民福小命薄，擔當不起。」忠良爺說道：「你們行俠作義之人，不願居官，本都院必有相當的報酬。」說著話，由五爺手中接過了黃金印，並不打開觀看，遂遞與差人。大人說道：「五義士暫且別走，在本院衙多住幾日。」

五爺說道：「我恩兄有言，叫我在本院多住幾日，幫助侯華璧保護大人。」大人點頭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五義士休息去吧。」

五爺謝了恩，退下去了。趙炳臣之妻與他盟弟，這才跪在大人面前，婦人說道：「民婦劉翠霞與弟劉其昌，拜見大人。」趙炳臣也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大人，小民求大人賞碗飯吃。」大人說道：「趙鏢頭也有救本院之功，容本院奏聞聖上，必保趙鏢頭作官。」趙炳臣磕頭謝恩，退將下來。此時劉翠霞姊弟也退將下來，趙炳臣帶領妻弟在院衙門外店中暫為居住，事後大人專折上奏，保趙炳臣為把總之職，此是後話。

勝三爺派人再探九龍山，早晨去探，下午回來。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緊閉，閘口與山坡之上，嘍卒如同螻蟻一般，把守甚嚴，不能夠進山。連探兩天俱是如此，勝三爺心中異常焦躁，雖然得了寶印，不能捉住賊人，焉能完得了官司？第三日清晨有老人家跑到東跨院，口稱：「勝三爺，大門外來了一位老者，黑臉鋼鬚，背著一個青綢子包袱，進了大門道，問明白了你在本宅居住，提著你的名字，叫你獻出蔣五爺，他說你要不獻蔣伯芳，他亮傢伙殺進王宅，雞犬不留。」勝三爺道：「可曾問他的姓名？」老人家說道：「他自稱是九龍山的曹二老寨主爺。」

眾英雄聞聽俱都一怔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別慌，高明者莫過道兄，此事應當怎樣辦理呢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人心直性爽，不問可知，蔣伯芳在九龍山上由他的營寨打出，白玉祥埋怨他幾句，他面上不掛，故此來找蔣伯芳。可有一宗，此人對咱有好處，勝施主你在九龍山林士佩要害你，被他攔住，這是他一點好處。打發一個能言之人出去對他言說：『你一個人來，我們不能跟

你動手。你回到九龍山與白玉祥相商，咱們定一個日子，擇地交戰。』用好言勸說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誰人可去？」